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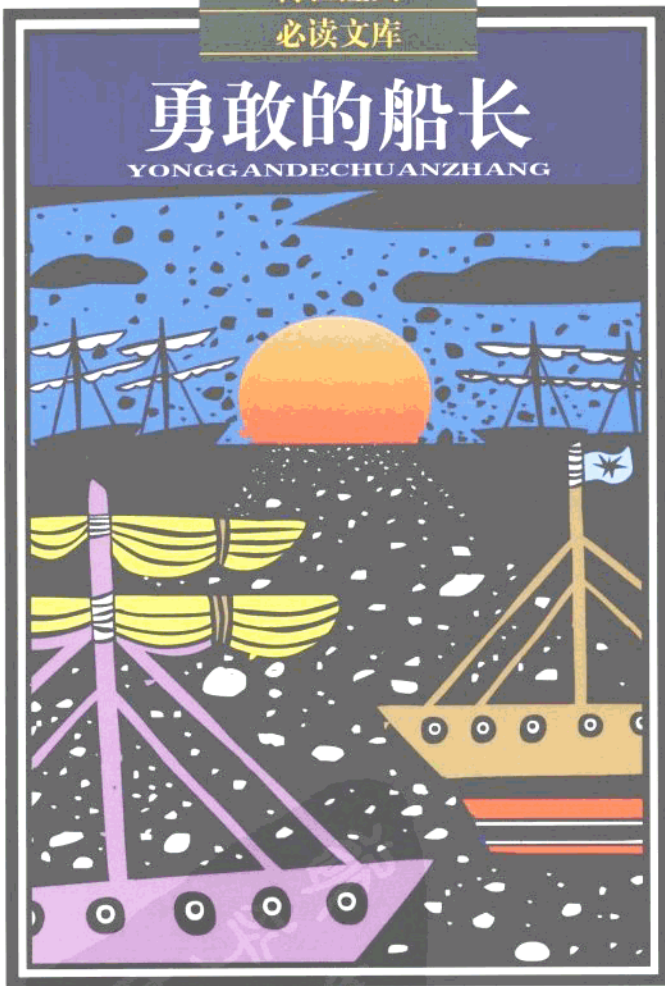
少年版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勇敢的船长

YONGGANDechUANZHA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勇敢的船长

YONGGANDENCHUANZHANG



原著 [英] 吉卜林
改写 李 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敢的船长 / (英)吉卜林(Kipling, R. J.)原著;
李慧改写.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 3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4173-2

I. 勇… II. ①吉…②李… III. 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719 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勇敢的船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溧水县永阳镇小西门街 27 号 211200)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4173-2

定 价 11.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吉卜林一生出版过8部诗集,4部长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和故事集。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感、随笔、游记、回忆录等等。吉卜林的作品,就如同他的为人——充满激情又趣味盎然。他专门为孩子们写下的一部部儿童文学作品,都以丰饶的儿童趣味,深深地吸引着少年儿童,成为儿童文学中的名作。他那独具一格的童话,激发了儿童无限的想象,为童年增添了丰富的回忆。《丛林故事》中那个狼孩莫格利,不仅走进了无数儿童的心中,还走上了银幕,被迪士尼改编为第十九部经典动画片《森林王子》,于1967年上映,也是华特·迪士尼本人生前最后一部亲手制作的长篇动画片。

《勇敢的船长》一书写于1897年,是吉卜林旅居美国时写成的。这是吉卜林儿童作品中十分出色的一部。故事讲一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子哈维如何在海上失足落水后,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上,体验了打鱼人的酸甜苦辣,学会了在汪洋大海上谋生的本领,从一个娇生惯养、脾气乖张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乐于自食其力的少年。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故事扣人心弦,紧张生动。小小的双桅帆船上,却有着无比的热情、和谐、友谊、磨砺和成长。



作者简介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孟买。20世纪英国享有盛誉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十分丰富,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儿童文学等等。其中尤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作品有:《黑羊咩咩》《斯托基公司》《消失的光芒》《勇敢的船长》和被认为是儿童读物的经典著作《基姆》《丛林之书》和《丛林之书续篇》《毛葛利故事集》等。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此奖的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豪轮上的小少爷	1
第二章	被渔船搭救了	11
第三章	没人相信他	21
第四章	第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30
第五章	成了渔船上的新手	39
第六章	忙累的一天	49
第七章	和丹一起下海捕鱼	58
第八章	小个儿宾	67
第九章	哈维的第一堂航海课	74
第十章	“海上号”的新冒险	83
第十一章	水手们的快乐歌唱	91
第十二章	沉没的双桅船	102
第十三章	男孩丹的梦想	111
第十四章	成为“海上号”的一分子	122
第十五章	深海的秘密	132
第十六章	辉煌的胜利	143
第十七章	再次遭遇不幸海难	153
第十八章	海上的城市	164

第十九章 多变的大海又掀波涛·····	174
第二十章 海上亡魂的拜访·····	182
第二十一章 “海上号”旅程结束·····	191
第二十二章 失而复得的幸福·····	201
第二十三章 哈维的父母来到“海上号”·····	210
第二十四章 老切尼的感谢·····	223
第二十五章 男孩哈维的成长·····	230
第二十六章 告别了，“海上号”！·····	239
小小的尾声 数年之后·····	248

附录：

《勇敢的船长》导读·····	250
----------------	-----



第一章 豪轮上的小少爷

一艘豪华班轮正行驶在大海上。

海啊，它总是那么美丽而神秘。有时候，它在阳光与月色中沉静，安详、宁和、优雅，仿佛不起一丝波澜。深深的蓝，凝成一片。那样浩瀚、苍茫，一眼望去，海连着天，天连着海，无边无垠。

有时候，海洋是生动的。它活泼、跳跃，不时掀起几朵白色的浪花，海风也似乎哼唱起了一支亘古久远的歌谣。天，有些灰蒙蒙的；海，越发蓝得深邃。海面微微轻漾，平滑、光亮，但并不耀眼。

然而，更多的时候，海洋是不可捉摸的。前一刻，它还像母亲唇边亲切的微笑，舒展着，美丽着；下一刻，它就化作了恶魔般的狰狞，狠狠地卷起海面上所有的一切，将它们摔向巨浪，撞得粉碎。声似雷霆万钧，势如万马奔腾。这是一支你不曾听过的海歌，是大海为勇者而唱的歌。是的，只有勇者，勇敢的人，才能在这变幻莫测的大海的怀抱中生长、生活，才能明了大海冷峻的外表下深层里生命的喧嚣。而海，也将用它的坚忍、强悍，甚至冷酷，把每一个来到海上的水手打造成一位勇敢、坚强、幽默、快乐的斗士。



现在，大海是风平浪静的。海鸥高高地飞翔在碧空之上。天蓝得纯粹，像一块湛亮的宝石。大块大块的云朵慢慢飘移着，要是你一直盯着它们看，你是不会发觉它们是在运动着的，非得过上好久，你再猛地抬头去看之前注意到的那朵云，才会发现它已经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海风也停息了。整个海洋仿佛沉入了慵懒的睡眠之中。

或者应该说好几天以来大海都是这样慵懒着，自从这艘豪轮的航程开始以后，就让人提不起精神来。甲板上太太小姐们三三两两地撑起了遮阳伞，优雅地喝着茶聊着天。寥寥几位水手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心不在焉地发着呆。

这艘豪华班轮正航行在北大西洋上。现在正是渔民大收获的时期，在班轮四周来来往往的全是那些繁忙的渔船。和那些寒伧的渔船比起来，这艘巨大的豪华班轮就像一位养尊处优的贵族，每日里就是悠闲地赏风弄月，一点儿不用为生计奔波操劳。

突然，一声惊叫打破了豪轮上令人昏昏欲睡的沉寂。几位戴着纱帽，穿着华贵礼服的夫人一边从椅子上跳起来，一边抽出雪白的手帕擦拭身上溅上的茶渍，纷纷愤怒地叫着：“切尼，你这个小讨厌鬼！”她们身边的桌子上，茶杯被一个丢过来的脏兮兮的小球砸得乱七八糟地倒着，茶水正顺着桌边滴滴答答地往下流。

一个孩子的身影猛地从一個藏身处蹿了出来，飞快地溜掉了，一路还得意地格格笑着。留下那群高贵的夫人们依然皱着眉头纷纷抱怨：

“这个切尼，太不像话了！他母亲也该好好管管了！”

“早上我还跟他母亲说话来着。她倒是个很可爱的



太太。”

“就是拿自己的孩子没什么办法。把他全给惯坏了。”

“她身体似乎也不大好吧。没怎么见过她在甲板上待着。据说她晕船晕得厉害。要我说，这可全是惯出来的。稍微出来散个步透口气对她有好处。”

“要是我有这么个捣蛋鬼，我看我也要生病了。这可真要谢天谢地。要是上帝肯把这个小恶魔收回到他的国度，那对他的母亲而言，可真是解脱。上帝呀，请快来拯救这个可怜的母亲吧。”一位穿着黑色礼服的太太严肃地说。

当然，她们的这番议论一句也没落到那个孩子耳朵里。这时他已经飞快地跑到了船的另一侧。那里有一个吸烟室，是给船上的男士们用来休息、玩玩牌、抽口烟，或者透口气的。一个穿绒大衣的男人刚刚走进，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一进去就对里面的人说：

“切尼那孩子真是船上的讨厌鬼。他又在到处捣乱了。这儿可不要他来，他太放肆了。”

一个白发的德国人伸手拿了块三明治，一边咬一边嘟囔道：“我知道那家人。我跟你说，别管他，反正他老子有的是钱。你开账单给他时可别那么死心眼儿。”

“哼！那也不能把他怎么着。他父母可是比谁都惯着他。钱算什么，反正那些家产早晚都得归他继承。”一个从纽约来的人慢声慢气地说，他摊手摊脚躺在垫子上，头上是一扇雾气茫茫的天窗，“他还没几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带着他周游世界，拉着他从这个旅馆转到那个旅馆了。他的母亲倒是位可亲的太太，管不住自己的孩子也不装模作样假装他是天底下最乖的小宝贝，每天都叹着气为她的小切尼忧心不已。而且，我还



听说他的父母是准备把他送去欧洲进知名学府完成学业的。”

“有钱人就是这样。学业还没开始，”说这话的是个费城人，他正懒洋洋地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那个孩子一个月就已经有两百块美金零用钱啦，那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老天爷，可他还没满十六岁呢。”

“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搞铁路的吗？”德国人好奇地打听。

“对。也不仅仅是搞铁路，还开矿、伐木头，还有海运什么的。那个老切尼！只要是赚钱的行业，没有不做的。他在圣迪戈有一座豪宅，在洛杉矶又造了另外一座。他拥有五六条铁路，太平洋沿岸的多数木材业也都属于他。他由着妻儿花他的钱，随便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费城人继续懒洋洋地说，“但这位夫人身体总是很虚弱，因此她说西部对她不适合，老带着切尼这孩子到处转。我敢说，这位夫人有点神经质。听说他们去过佛罗里达、阿迪朗达克山脉、莱克伍德、温泉，还有纽约，然后再从头开始转。切尼完全被宠坏了。你们看这孩子有多么趾高气扬，又没礼貌，总是喜欢给人家找麻烦。将来他要是从欧洲毕业了，一准儿是个刺儿头。不信咱们就等着看吧。”

“我搞不懂，为什么老头儿自己不亲自来管这个孩子呢？要是他想让切尼继承自己的一切的话，他难道不应该亲自调教这孩子吗？今后几年里他会发现自己的失误的，到那时可有他后悔的了。真可惜，切尼那孩子身上还是有不少长处的，不知你们看到没有？”

其他人对这话多半不置可否。多日来，他们算是领教够了这个哈维·切尼的本领了。说起搞恶作剧，恐怕他比这个不幸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同龄男孩要厉害得多，至于其他什



么长处，还真不太容易从他身上被发现。

那个说这话的人本来还热切地想说点别的什么，但当他看到大家的这种反应，不知怎么的，又没再说下去了。

“该严加管束，该严加管束！”只听见那个德国人声音低沉地说道。

门“咯吱”响了一下，开了。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孩子，看上去年龄大约十五六岁，嘴角斜叼着半截烟卷，腰背有点弯，头向前探着，正走过高高的走道。他的脸色白里泛黄，像是有点营养不良或者太阳晒得少了，跟他的年龄不怎么相称。在这个男孩满不在乎的神气里，既有游移不定、虚张声势的成分，又有那种不值一提的小聪明。他上身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衫，下面套着条灯笼裤，脚上是红袜子，还有一双高级运动鞋，头上戴着一顶红色法兰绒帽。

说话的人都停了下来，看着他。男孩兴高采烈地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声尖利的口哨声，用很大的嗓门大声叫道：“嗨！伙计们！哇！你们知不知道，外面有很多的渔船啊，它们来来回回地跑，尽围着我们这艘船打转。你们说，要是我们能撞翻一条小渔船，那该多有意思呀！砰——哗啦，它准就完蛋了。像那样破破烂烂的渔船都拥挤在大海里，还像什么样啊。真够碍眼的。我说，应该颁布一条法律，让这群下三烂都滚蛋吧！”男孩故意昂起头，哈哈地干笑了几声，仿佛因为自己能说出“法律”啊、“下三烂”啊这样的字眼格外得意似的，虽然说实话他一待在甲板上总要兴趣盎然地看那些“下三烂”渔船捕鱼，因为那样的场景是哈维·切尼不曾见惯的，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都给弄到船上，在破旧肮脏的甲板上乱扑腾，真是迷死人了，尤其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言。





然而，纽约人极其不快地看了男孩一眼：“关上门，哈维！关上门，你自己待在外面好了。这儿可不是你这种小孩该来的地方。这里可没您这位少爷什么事儿。”

“谁能阻止我？我有权利。”男孩不慌不忙地回答，语气里流露出轻蔑和不屑，“马丁先生，您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撑的？要你管我！难道是你替我支付了旅费？哼！我以为我跟任何人一样，有充分权利待在这里。而且要说起来，就你那点小钱，想支使我，也太不自量力了。相比而言，我觉得要是有人该从这儿出去的话，那也应该是您，先生，哈！”他从棋盘上拿起几颗棋子，无聊地在两只手里抛来抛去。

纽约人在垫子上翻过身去，不再理睬他。

“我说，先生们，真是闷死人了。这破船，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除了那些破烂渔船，海面上也没什么可看啦。光看渔船，也怪腻味的。哈，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干吗不来打打扑克呢？有人想参加吗？来赌的，一局十块钱怎么样？”男孩满怀希望地看着那群人，“赌注再高点儿也成。”

可没人答话。德国人和费城来的那个人不知低声说起了别的什么。纽约人依然背转身躺着，一动不动。其他人脸上看不出什么，无动于衷的，毫无反应。

男孩蔑视地扫视了众人一眼。他卖弄般的猛吸一口烟，然后试图吐出一串烟圈，不过没有成功。他抖着两条腿，用脏兮兮的手指头在桌面上敲打着。

接着，他掏出一卷钞票准备数一数。

“今天下午你妈妈好吗？”忽然，有一个人关切地问切尼，他是和妻子——一位面色红润，总爱吃小甜点的胖太太，那位太太总是喜欢在饭桌上喋喋不休地和切尼的母亲讲话——



一起出来游玩的一位先生，“我没看到她出来就餐。”

“噢，她多半待在她的特等舱里。”男孩切尼挥了挥手，不以为意地说，“您不知道，她在海上差不多总要晕船，一晕起来就不得了。总是叫着‘切尼宝贝，切尼宝贝’，烦死人了。好像我活该守在她身边，哪也不能去，什么好玩的也玩不了。我可不愿意总这样。”

“切尼，你这样对你母亲可不好。”那位先生不赞同地摇摇头。

哈维·切尼分辩道，“我没对她不好啊。嘿，我告诉您，我打算花上个几十块美金雇个女服务员照料她。”男孩把手指头放进嘴巴里蘸了蘸，又数起他的那卷钞票。“而我嘛，能躲就躲，尽量不出现在她面前，这样她就没法叫我陪她了。瞧，这还是我头一次出海航行呢。”

“得了，别替自己说好话了，哈维。”不知是谁冷冷地哼了一声，对这个男孩不照顾自己母亲的行为很是不屑。

“谁替自己说好话啦？这是我头一次横渡大西洋，先生们，除了头一天，我可没晕过一点儿船。没有晕过，先生们。”他扬扬得意地说道，拳头在桌上砰地敲了一下，然后又放进嘴巴里蘸了蘸，继续数起钞票来。

“喔，你倒真是一台高级计算器，一眼就算得出来，”费城人打着呵欠说道，“弄不好你还能为国家大大增光呢。”

“那是当然，我晓得。我是个美国人——总的说来，始终是美国人。到了欧洲，我会让他们看到这一点的。呸！我的烟灭了。我不会抽服务员卖的那种蹩脚货。哪位先生身上有真正的土耳其烟？”

还没等有人搭腔，房间的门“吱呀”一声又开了。这次进



来的是轮机长。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强壮的中年人，皮肤黧黑，脸色红润，带着愉快的笑容，身上湿漉漉的。

“嗨，麦克，”哈维高兴地叫了起来，“你来得正好。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弄到一支土耳其烟呢？”

“那还不容易，在这艘船上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不过，哈维，”轮机长沉下脸说，“年轻人照例要对长者讲礼貌。”

角落里传来一阵吃吃的低笑声，哈维觉得自己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德国人打开烟盒，递给哈维一支发亮的黑色雪茄。

“年轻的朋友，要抽就得抽这种上等货，”他说，“试试看？怎么样？你不是想过个瘾吗？我管保你觉得这雪茄够来劲。”

哈维用一个戏剧性的手势点着那支样子并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烟：他觉得自己已经加入了成人的行列。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不觉得得意起来：“嗯，还行吧。不过看来我得多吸一些，这种烟才能把我熏倒。”不过他并不知道他点上的是一种廉价雪茄烟——“飞轮牌”，那是一种凶得厉害的劣质烟，会把人弄得头昏脑涨。

“关于这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德国人说，他不再理睬切尼，回头问轮机长，“我们现在到了哪里，麦克唐纳先生？”

“不就还在附近一带海域里嘛，斯切弗先生，”轮机长说。“今晚我们将到纽芬兰浅滩。不过大体上说，我们现在一直航行在捕鱼船队中。中午以来我们已经擦过三条平底渔船，还差点没把一个法国人的帆杆撞掉。”

“你喜欢我的雪茄吗？”德国人问，他看见哈维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不错，真够味，”他打牙缝里挤出话来，“我看船有点慢了



下来，你说是不是？我得赶快出去看看。”

“我要是你的话，也会去看看的。”德国人不无调侃地说。

哈维摇摇晃晃走过湿漉漉的甲板，到附近的栏杆边去。他觉得自己很不舒服，但他看见甲板服务员正在把椅子捆在一起。他记起自己曾在那个人面前吹过牛，说他从来没晕过船，因而男孩的骄傲和自尊使他挣扎着迈开步子朝船尾的二等舱那边走去，那儿的尽头是一块鲸背形甲板。

甲板上空无一人，他爬到尾端的旗杆附近，弯下腰，浑身无力，十分难受，由于“飞轮牌”蹩脚雪茄烟、汹涌的波涛和螺旋桨的嘎嘎作响，他的脑袋也跟着轰鸣起来，眼前的大海仿佛成了一个又一个漩涡，直朝着他卷过来，汹涌地卷过来。

他的眼前金星直冒，身体似乎轻飘飘的，在海风中他简直无法站稳脚跟。这时，轮船一个颠簸，他身子一歪，竟然越过了栏杆，摔在鲸背形甲板光滑的边缘上。又有一个低低的灰色巨浪扫来，仿佛伸出一条手臂，把男孩哈维一下子卷到它的下面，也就是说，把他拉下了船，卷进了万顷波浪之中。大片绿得发黑的水瞬间包围住了他，哈维想要挣扎，想要高呼“救命”，然而他的手臂无力地划动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作了。他无声无息地昏了过去。

轮机长哼着歌踏着大步走了过来。他迟疑了一下，似乎看到波涛中卷过了一个人的身影。不过他定睛一看，却未发现什么。于是他再度迈起豪迈的步伐匆匆走掉了。

豪华班轮上，依然是一片让人昏昏欲睡的单调和无聊。人们还没有发现，那个讨人厌的捣蛋鬼切尼不见了。他掉进了深沉的海洋之中，或许将在那里永远安息。

